

閩都別記

第壹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41.50

205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第一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

16551

閩都別記

卷之一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一目錄

里人何求禁

- | | | |
|------|------------|------------|
| 第一回 | 周太朴幻入雙峯步 | 僧懶安豫知三世緣 |
| 第二回 | 刺史無謀吳最挈眷 | 孺子有託周朴待巢 |
| 第三回 | 佛寺喊賜走人來 | 山巖開洞藏嬌娘 |
| 第四回 | 榴花洞佳人救才子 | 烏石山隱士藐賊軍 |
| 第五回 | 情慕情救郎言救女 | 訛傳訛尋父轉尋兒 |
| 第六回 | 吳青娘遂奇緣考辨夫字 | 罵黃巢噴白血保全福域 |
| 第七回 | 龍泉一拜英雄皆服 | 學校初開文獻大興 |
| 第八回 | 周啓文獻開閩圖識 | 王節度發造城庫銀 |
| 第九回 | 周丞造念舊提匠作 | 醉頭陀插樹保羅城 |
| 第十回 | 周工正領白銀變化 | 吳安人辨局騙機關 |
| 第十一回 | 北山神送銀借工正 | 七女鬼孟浪戲後生 |
| 第十二回 | 戀空色書生遭鬼厄 | 正浮屠仙道召雷轟 |
| 第十三回 | 謝仙功工正訪長老 | 洩銅恨情妖獻本真 |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一

里九何來

第一回 周太朴幻入雙峯夢 僧懶安豫知三世緣

蓋閩都東南濱海西北聯山重關內阻羣溪交流三峯鼎峙於域中二絕高標於城外際江臨海沃野千畝連江廣北溫跨台東通吳越萬里重山環繞地沃山強誠天下之勝也三峯乃越山九山山石山山年國一峯小三山在本城外及五代至明經六次修理愈廣三山始闢於城裏先說早年爲一處士姓周名朴字太朴原籍江淮當時唐僖宗在位閩宦專權擅行廢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周朴不仕隱於閩省原配鄭氏早亡只遺一子名啓文字玉章年方二九氣字不凡依父讀書不離左右周處士一生原嫌佛老惟烏石山上有雙峯寺之住持僧懶安相好爲方外交時常往來所談皆三墳五典如陶靖節之於遠公韓昌黎之於魯顛懶安雖無降伏之法誠有覺悟之明時暮春晴霽周處士帶子啓文閒遊先至天王崎南潤寺（卽今上殿）和尚迎入遞茶畢步至後山見巖壁上有安天彌陀詩句卽隨口吟云

客至不點茶 相看淡如水 白雲深谷中 穩坐浮生裏

周處士吟罷問和尚此彌陀何代人和尚曰安天彌陀係六朝宋時人常遊於榛莽中得巖石而入燕坐其中周處士聽了詩興發作和尚處借出筆硯向粉牆上揮七言律詩一首其詩云

萬里重山繞福州 南橫一道見溪流 天邊飛鳥東西沒 塵裏行人早晚休 晚日春山臨古寺

浮雲老樹對高樓 那堪望斷他鄉日 只上蕭騷白頭

南潤寺在烏石山之東梁大通六年居士蘇青捨宅爲之唐嘉隆二年建天王殿三年號南潤寺八年五月八日風雨雷電湧出佛像歐陽詹作記大觀中賜額建普明庵至明嘉靖間寺爲豪門所蝕僅存屋數椽萬曆初知縣周尙光從里人請始復爲寺不及半寺之西舊祀瘟神祈禱里人曾構亭臺其上

唐歐陽詹南潤寺詩云

春寺無人亂鳥啼 簾蘿陰向僧迷 雲藏古壁遺龍像 草沒庭臺走鹿麋 松竹冷青凝梵額

柳煙歷亂訝菩提 爲耽寂樂親禪侶 莫怪閒行費馬蹄

周處士題華向和尚曰 汚了白壁勿怪和尚答曰 周老先生之佳作肯題敝寺 倍增光彩 隨出寺門 又遊至神光寺 啓文問曰 寺名神光 是何出處 處士曰 此地乃本朝大中三年 監軍使孟彪之亭池 號南莊 捨爲大雲寺 請賜額於朝 宣帝夢神人發光 適覽奏異之 卽賜額 因名神光寺 說畢 隨進寺內 遊玩 登神光塔頂 詩興又起 令啓文向寺內 借出筆硯 在尾層塔門上 又題八句云

良匠用材爲此塔 神光寺建得高名 風雲會處千尋出 日月中時八面明 海水旋繞倭國野

天文迴繞福州城 登臨頂上看塵世 暗裏人心醉太平

此塔在神光寺 傍報恩塔 院內唐大中觀察楊發以隙遊 此命僧鑿空修寺及塔 七層爲報恩院 咸通九年 勅號神光之塔 乾符五年 巢寇入焚燬無存 明徐勃過神光寺詩云

寶刹摧殘蔓草煙 居民爭占古諸天 不看繁盛看荒落 恨我遲生二百年

又曰

破寺不堪遊 新庵尙可投 拔松還倚竹 舉目便悲秋 地僻門休掩 巖傾字半留 晚風花蔭盡

吹上老僧頭

又陳亮登神光塔詩云

寶塔層層見 天燈面面紅 王毫先至夜 紅焰當空 七級高標壯 千家遠嶺同 朱欄光映月

金絳响鳴風

弛禁逢元夕 重修闕梵宮 游觀多士庶 登陟有文雄 共喜超羣品 應知仰六通 迷津如可渡

於此息微躬

却說周處士題了塔上詩即同子下塔送還筆硯信步登巖上山遊玩過凌霄臺天台橋坐禪石落景坪浴鴉池華嚴石殿若臺不危亭石天蟠桃塢向陽峯天章臺露臺巖巖薛老峯諸勝住步對啓文曰早幾年登山遊遍不見半點疲倦於今三十六景未半竟走不動了就亭下坐片刻歇脚於是父子同坐於薛老峯亭下啓文問曰爺爺此薛老峯是何出處周處士曰是咸通中候官令薛逢與神光寺僧靈觀遊玩創此亭書薛老峯三字於石你去寺裡借筆硯我詩再題一首到寺中歇息啓文奉命來到寺中見了懶安和尚曰特來向大師借筆硯懶安曰想是令大人詩牌發作現在何處吟哦啓文答曰在薛老峯亭下懶安即令沙彌取出筆硯囑曰你將此筆硯同大相公送到薛老峯亭我隨後就到小沙彌捧了筆硯同啓文來到薛老峯亭下周處士接過筆硯在於壁上題了絕句一首正寫畢恰懶安走到後面叫曰周老先生若得句當浮大白周處士回首答曰俚句勿笑勿笑端等上人斧削懶安曰老先生之句無人敢改遂看而念曰

薛老峯頭三个字 須知此與石齊生 直教截斷蒼苔色 浮世人儕看始明

此峯至宋開運元年雷雨大作薛老峯三字倒立是年閩遂亡

懶安和尚念處士之詩極稱妙絕隨問今日題了幾次周處士便將題過南澗寺神光塔之詩念過懶安聽了曰勝迹再經周老先生一題倍增佳勝請到敝刹坐坐喫茶周處士曰不請亦要自到遂同緩步至雙峯寺內在方丈喫了茶周處士因疲倦向小沙彌借出藤枕就在長凳上使睡啓文前後玩看各處名勝忽懶安自進方丈見周處士熟睡謂曰周老先生齋堂午膳排使貧道來破那邪連叫數聲周處士方開眼而醒大叫曰好奇夢懶安便問有甚奇夢請起來到齋堂漫漫說來詳解周處士起來洗子面喫了茶全到齋堂父子坐下懶安旁陪食了素菜飯完周處士曰今日如何作此奇夢懶安便問何夢周處士曰夢在海外遊玩至一處但是鳥嶼花卉叢秀石壁間寫有周氏後嶼四大字心中歡喜以爲自己之別業賞玩不已樂而忘返突有數惡少

至撈折花枝弟呵之曰物各有主豈容人亂折耶惡少曰不但來折花枝還要砍頭首弟即被衆惡少綁縛在隨將蘭桂撈折分貯三布袋又去打別花忽有三女子騎羊突出搶去三袋之蘭桂各懷抱羊背上上海上面奔馳而去惡少追之不及恚甚竟將花卉砍懷無遺隨來殺弟弟問何事故答曰需來殺你如肯說從今再不牢騷則不殺你弟曰牢騷是我生平所好要殺便殺要我改癖性不能惡少聞言一刀砍下弟知被砍追尋惡少償命只見五條大龍爭鬪海上惡少並無踪跡看空中風雲蔽野波浪掀天弟欲前進却被一妖魔狀甚兇惡突來攔阻手持一銅錘打下弟大喊而醒此夢奇乎不奇祈代爲詳解未知後來吉兇懶安曰莊周夢蝴蝶雖幻是真貧僧詳老先生之夢境大關先生之家世愚解石壁中字明明是先生身後之事蘭桂卽子孫也三袋卽子孫婦也後來子孫避難必有奇緣之夫婦前來搭救可保全也五龍爭鬪詎來必天下大亂至惡少要先生改過癖性誠是要先生避影存形無管外事轉禍爲福之識也貧僧依夢直言祈先生諒之周處士大笑曰前卽郭一夢只覺一世今雙峯一夢竟知三世誠仙法不如佛法高也懶安欠躬答曰言重言重周處士曰言也不重夢也不信聊作一部傳奇可也時飯已罷各散坐庭前見有五彩之大蝶在花叢中飛舞皆羨而玩之條至一黃雀將蝴蝶啄去周處士正在捧杯飲茶忙擲杯喊一聲曰被你啄去再夢不成矣卽取筆於粉壁上題云

夜宿花陰日舞晴 尋芳作隊體輕盈 可憐黃雀啄將去 從此莊周夢不成

周處士題此詩句並不在意而懶安恍惕愈甚不敢明言卽曰先前貧僧所詳之夢識雖屬荒謬至於天下反亂必先籌安身之所現在黃巢作亂必延至此莫待臨渴掘井先生何不令公子早去遠避周處士視和尚笑曰怯之甚那太平屬奸究當道之秋反亂乃忠梗出頭之日黃巢烏合之衆安敢至此縱使至此亦何足懼走之何爲耶懶安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貧僧之意已決祈老先生須早計之周處士變色曰和尚貪生怕死不敢出頭卽效烏鵲去躲莫管他人之事懶安又曰只恐縮頭容易出頭難周處士愈怒便拂袖帶子不辭而去

慚安送出門外路着笑臉曰老先生休怒貧僧多言之罪僧來日自去托鉢雲遊後會有期勿得記恨周處士曰山你去誰來你言訖匆匆而去安回至寺中衆徒弟問曰周先生既不肯去何勸之甚慚安曰只因前見兆於夢後又識於詩再三勸之不肯誠至天數難於挽回其奈之何我今日去雲遊如賊將至你們各須早避隨將衣鉢付於大徒弟掌領衆僧又曰師父此去何時歸來慚安曰似歸如雲那有定期耶次日遂行且說啓文全在雙峯寺豈不知父之夢與詩之不祥耶因和尚勸避不從即指白之何敢再言至到家何父喜悅之際曰爺爺孩兒聞得山東黃巢反賊幾萬到處殺戮甚慘現在將近此地已有人報家走避昨日和尚勸我們避亦甚好意今這如何當面而指白致相好隔鄰虎口我平素最憐人貪生怕死他偏如是如何不富而指白自帶念一萬多年興亡說個得罪便了至次日早飯後又帶啓文復至雙峯寺問安衆僧答曰五更時已雲遊去問去何處答曰不知周處士呵呵大笑曰佛法不如佛法高人未走賊他先逃怕死憑你去怕死半驢還我仍半驢言訖出寺又在山遊玩至晚方回正是非驚賊寇何須避不盡家山總要遊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回 刺史無謀吳易挈眷 儒子有託周朴待巢

却說彼時乃唐僖宗乾符二年鄆鑑爲福州刺史懦弱無能聞山東曹州人黃巢聚衆幾十萬緯號衝天將軍搶掠州郡至於廣東將至閩省勢如破竹各州將無一能禦殺戮甚慘鑑並無完城禦賊練將操兵守戰之策只是日夜修齊建碑拜懺念經祈禱虔召道士四十衆在於本衙內三官堂拜斗星神召和尚四十衆在於軍衙外面千佛樓念千佛經所有僧道乃派定城內內外各寺觀輪流來拜每三晝夜接替時福州僧道最多輪流只輪一次該刺史遂日在二經壇拈香祈禱賊寇忽至此且不表先說聖泉寺僧來接念該寺離城二十里之東山地住持和尚名慧覺僧住八十餘衆內有一頭陀名法濟不知何許人原是遊食丐兒慧覺喚來使用與以袈裟經管諸凡皆可惟酒煙戒不悛醉則行兇被衆僧逐出幾次皆慧覺挽回收進當日輪流念經先一

日各要齊至城內伺候已派念經四十名僧衆先將經卷法器器物另派三個行者押帶去排設經壇此都攬去後再撥袈裟出門因呼法濟不在開起庫房取袈裟則無有矣四處尋討法濟並無踪跡四十衆和尚因無袈裟不得往去通衆皆說定被法濟偷去當酒食無銀贖回人亦逃走了即撥十餘人分路追尋尋了一日一夜至次日將午尚無踪跡城內刺史令經壇行者來催二次衆僧着急尋至山邊草窠內有一人脚露出近前一看他原來食得爛醉臥於草堆內便將他扛抬回寺僧衆環問袈裟何處去了連問數十次醉眼朦朧答曰挑在大坑裡衆又問曰挑在那里莫當酒食去法濟閉眼答曰有當酒食醉到於今衆又問曰汝實說袈裟在何處耶他又不答衆又推搡而問之法濟喝曰說了在大坑裡去取就是何問了又問衆亦大喝道汝不說當酒食了如何不問耶法濟曰當酒是我當酒與汝們何干汝肯把銀借我當酒還酒債我代贖回便清楚了多問無益法濟說完睜開眼評曰汝們還在這里猶未去念經該殺衆欲再與盤駁而法濟便合眼睡去再叫再搖不醒慧覺從容對衆曰此時便將他剝作肉醬亦是無益既有着落趕緊去取念了經回來再說衆忿然曰師父他說大坑裡在何處耶在於大坑嶺裡北嶺坑裡今日已晚了再一往一回天大光矣慧覺曰沒奈何了務要趕去趕回今日即悞明日不可再悞衆徒皆忿共言不應將此野花子收留弄得一寺亂紛紛衆人正談論之際城內看經壇行者又趕來催對慧覺曰師父是何意見不去大老爺捻香等了一天無人念經大怒令弟子趕來說如再不到作玩寇殃民軍法去治通寺都無頭衆人曰法濟把四十領袈裟盡偷去當酒喫因無袈裟如何去得行者訝曰那四十領袈裟早在經壇裡誰說當去耶衆人曰汝在經壇裏睡纔醒怎曉得未當去莫不是作夢耶行者曰我到不是作夢汝們不去纔是在此作惡慧覺喝曰什麼汝夢我夢汝曉得袈裟不曾當現在何處快說來行者即曰昨日弟子們三個押經担到城內尚早樓上別寺經尚未念完將經卷等物於邊房安頓向他念完搬出來排那二個師兄臥板凳上弟子下樓去開玩法濟兄坐在榕樹下倚着包囊邊打瞌睡伊醒問伊包囊是何物伊說是袈裟太早因在此等候弟子因此與他同坐許久風送對面迎藍

堂前排賣酒桌之酒氣沖過來法濟兄口中流涎實忍不住將袈裟存迦藍大籠裏脫身而之衣衫向賣酒當酒喫要弟子陪伊同飲弟子不會飲酒坐在陪侍至下午猶未見師兄一個來不知法濟兄喫多少乃盪衣當押一壺了又一壺把酒桌一大景酒喫得空空如也知其醉甚欲扶伊上樓去睡他說未幾要回去却各師兄全來伊竟正鼓鑼去弟子因派有執事不得全去自思袈裟現在大籠裏了由如何處法濟亦不巧看樓上都念完了遂將行頭來排設等了一時辰不見師兄來督壇官令一人去問有一時辰未有一人來僧又不到大老爺怒甚傳令再着人去催如再違悞以軍法從事督壇撥去二人只有弟子一個再去無人看守其督壇官上樓代看令趕緊去趕來弟子夜無合眼請問汝是做梦不是做梦衆人聞說始知袈裟在迦藍大籠裏錯聽大坑裏衆口談論紛紛多說法濟言不明白之悞衆人不忍欲同去問法濟誰知但醒來提起衆人指罵曰汝先前曾說挑在大坑裏當酒喫了來騙人悞了大事害得滿堂亂紛紛是何道理法濟笑曰兩番話汝作一截說挑在大籠裏去取便是汝們的袈裟後說有當酒食了代我贖回是我自己的衣服今有師弟見錯袈裟有在大籠裏是否慧覺曰不告先去亦難辭咎一則酒醉說話不明二則衆人聽不了然大坑乃是佛能悞作山坑他自己衣服當酒悞做袈裟當酒今開辯無益趕緊進城去大老爺發怒再着人來一寺不得生於是慧覺率帶衆僧出門行有六七里遇着看經壇行者路上對面喊曰不用去了慧覺駭而問故行者曰弟子趕回頭去城內黃昏了剛至佛前誰知那樓下是紙札房火星落在房內霎時從樓門燒起一座大佛樓燒燬大爺出查有無燒人惟此日晚空無人念經只有弟子等三個在內看壇又查前後皆差去催趕因無人看壇其督壇官又去代看火封樓門走不出來惟他一人燒死在內我們所排設經懺等物一總燒去惟袈裟未上樓放在迦藍大籠內未燒已醒人挑回隨後就來慧覺聞之口呆目睜立止不能動過半時辰嘆氣曰此乃不幸之幸也天災即免不知官災能免否聽諸造化罷了遂乃帶衆僧回轉聖泉寺袈裟挑至慧覺點之無差仍要交法濟收管法濟曰不管不管將來又賴當酒喫那里淘氣得慧覺曰他們賴汝我何曾有說什麼法濟曰野花

子不敢當此大經管一面說一面走開去了。慧覺見伊不管也就罷了。此且漫說。再說福州刺史鄭鑑正欲嚴究聖泉寺僧人如何抗延不到。忽報黃巢賊兵頃刻來到鄭鑑計無所出。因無內符全家丁各懷財寶至夜悄悄從後門逃走。刺史既先走了。百姓無主各自奔竄。有一黃甲進士姓吳名鼎字仲匡。世居九仙山元配林氏生一男名大受。年方六歲。一女名青娘。字小荷。年十七歲。一個家奴名吳義家。追願裕吳進士爲人端方。潔己林安人德貌兼全。大受幼穉聰敏。吳義忠義誠實。青娘生得體態輕俏。眼如秋水。眉似春山。更兼性格聰明。自幼喜弄筆墨。詩書尤稱易數。又好談笑。父母愛之如掌珠。人盡稱其才。賢佳人吳進士見鄉鄰走賊亦將家中細軟物件存於地窰內。預備乾糧。將衣服捲一布包。偕着妻子並家奴望東而走。此且不表。却說周太朴處士在家不是吟詩。便是作賦。飲酒如思。得好句不論半夜三更。輒高聲狂叫。驚動四鄰。擁問何故。他答曰。喜得佳句如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之類。或出遊遇有觸景生情。則揚聲大叫。如子孫何處。閑有客松柏被人伐作薪之類。也狀類顛狂人。知其迂多戲弄之與之笑話。不爲父平爲書狀。啓文怒甚。往往斥之。則止之曰。默豈犬校交犬。但願常默。勿當發有何不美。耶。時外面紛紛舉妻遣子走賊。他竟不理。會啓文見父並無動靜。問曰。爺爺賊寇將至。鄉鄰盡走。我們作何區處。進士曰。伊不過烏合之衆。來由他來。待他來時以順逆大義諷之。怕伊不退。啓文曰。狂賊兇惡。毫無仁義。朝廷以百萬之衆不能禦敵。以致橫行天下。豈聽我們一言之理。何異翼臂當飛。蛾投火。爺爺務早結思。速避。勿批其逆鱗。自以爲殃。周處士因再三言勸。暗思且將他寄往別處。再作道理。答曰。汝欲避之家中無甚物件。只有幾本破書。收存。俟將門首了。帶汝去罷。啓文即收拾鎖了齋門。父子二人望東而行。當時賊兵山南而來。西北兩途皆大路。賊所必由。故城內走賊多走東。方先說周處士有一友姓盧名少溪。家住離城三十里東山。盧公廉地方年過古稀。爲人古道。清介。妻早喪。一子外商。自在東禪寺內教幾個鄉村子弟讀書。周處士帶子順遠禪寺。其學生寺僧早已走散。惟少溪一人在內。忽見他父子進來。許曰。賢弟外面走賊紛紛。還有心事。帶子遊玩。周處士曰。就是乞食婆走賊。跟入閨哩。

少溪曰既是走賊不須忙且在此處等明日一同齊回東山愚兄家中還有一罇老酒樽中亦有米不至餓肚子他們走賊我們回家豈不快哉周處士曰弟想不用遠去只可在此待黃巢到時前去見伊只用數言要他速如何陳少溪曰賢弟真上世聞黃巢少與劉仙芝智販私鹽為業讀書不第與仙芝為盜遂至結黨橫行天下蕪州刺史裴渥與仙芝約收兵不戰延請進城表為神策將軍仙芝深喜黃巢不從嚴擊仙芝傷首流血仙芝不敢受命遂大掠蕪州殺戮無數賊勢愈大那肯聽我們寒儒一言而退賊無此理周處士仰天嘆曰平生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賊寇入境無敢一言枉立人世至此語休提聽其所為且拿酒來喫陳少溪與其交久知其性格放蕩即時取出酒來三人坐下一大罇周處士舉杯在手把要認賊之事即化於肚外去了許夜周處士父子全少溪隔了一宵次日喫了早飯少溪收起物件包一布袱鎖了門三人望東而行行未里許田塍對面有一牛被人趕逐跑過來將周處士撞跌於田中二人躲得快幾乎亦被撞跌彼時是七月初夜晚禾始插周處士跌下便爬起來滿身都污泥粘滿笑曰未飛在天先見在田且漫論還要回東禪寺洗換啓文曰孩兒同爺爺回去東禪寺洗淨了再來少溪亦要同回周處士曰我自回寺洗淨就到汝二人不必同回少溪曰務必就來免賢姪懸望周處士曰兄家之舊老酒弟亦欲與共消遣少溪即將包袱解開取出衫褲並鎖匙交與處士帶回即望東去了周處士接回帶水拖泥回到東禪寺開進書齋燒了熱水將身洗淨換了衣服將泥水洗淨掛在天井中晒乾那日天陰未得快乾獨自無聊知有藏酒餘糧取出一人獨酌不覺天晚便住一夜天未曉即起尋見西北有一道紫氣冲霄忙出寺望之起自金雞山中隨了門尋氣至山登攀玩遍溪曰穴是金雞將來必有王者興可謂奇背有傷雖興不久矣

金雞山在郡城之東秦時望氣者謂金雞之祥遂掘其背背今為叢塚山之北名青娥山嶺嶺西連箭山周處士原不走賊因子所迫勉強同行今將子密託有所正欲託故回頭恰好被牛冲跌田中遂得意回寺當時看了金雞山十氣遂進城見家家柴門鎖閉六街並無一人獨自拍手笑曰世間都是巾幗之婦人何無一

人是男子耶隨步至開元寺寺門大開並不見一人前後遊遍遂上浮屠一觀正與五虎山相對面視塔壁上可寫字遂拾一瓦片劃七字對云

塔級無燈留月照 寺門不鎖倩雲封

題完棄了瓦片步出寺到烏石山家中等諷黃巢

開元寺在芝山之南其地舊隸懷安今屬於閩縣閩王審知運鐵三萬斤鑄彌陀像於芝山之麓下有古井深不可測

閩王恭題開元寺詩云

城裏青山開梵筍 靈源高閣影沉沉 烏邊古樹人烟近 象外飛花夕照陰 苔綠滿廊行履跡

月明空界印禪心 白憐世上多氛垢 未得焚香禮佛林

再說周啓文隨康少溪到了東山盧公庵少溪兒子外出家中無人到東禪寂讀將內室關了外屋借與族人居住照看今回寮開了內室存有糯米標床榻椅棹少溪在內收拾啓文出外遊玩看那疊石層巒環住門前蒼松翠竹真是清幽所在

盧公庵在東山之西寄隱處寄會稽人梁時避侯景之亂走入閩省大享四年閩刺史陳寶應謀叛拒命苦諫不聽遂逐東山寶應使人燒其屋席寄安臥不動親近者將執之出寄曰吾將何往不出縱火者自救滅之至寶應敗賓客皆伏誅文帝見盧寄禮祝之辭爲堂書記閩人里之名其地爲盧公庵無子以兄之子世南嗣之少溪乃其後裔也

啓文避賊在盧公庵到十分隱匿惟父未至時刻報望不了正是寄跡孤身遊不倦思親雙眼望將穿欲知啓文望父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回 佛寺喊賊走人衆 山巖開洞藏孀娘

且說啓文望了二日，父猶未到，心甚不安，欲回去尋討。因少溪曰：「令大人知有舊老酒在此，今日不來，明日亦跑來何用？」去尋啓文，於是不同此。且漫表且說吳最進士帶妻子走到東山下，先到伊佃戶家中。他佃戶名李管，見了佃主到來，即殷勤接進，過了一日，靈曰：「非是推辭，相公此處乃是總路，不是躲賊之所。小人一家亦要走到別處，今有一處極邊僻靜，請相公們到那里安住。」吳進士答好，隨帶妻子跟李佃戶緩步至山窩裏，見一大叢林，即聖泉寺也。同進山門，地場廣闊，殿宇宏敞，邀至西廂，無漢殿李佃戶指曰：「此處清潔，可以住得。」這人安頓，李靈隨搬進柴米等物，停安辭別而去。過了一夜，吳進士次早出山前山後一看，四面皆是削壁樹木，陰翳因想：假使賊兵至此，前後無處奔走，豈不作籠中之鳥？耶遂與妻子說知，即使家人吳義去喚李靈來，再覓居處。誰知李佃戶舉家亦走了，無處尋討。惟望他再來相商，將包袱包好，等候此寺起先只吳進士一家居住，猶屬清淨。不過二日，携男扶女簇擁而來，把一座大寺住滿，噉噉鬧鬧，無片清靜。吳進士不能耐煩，望佃戶不來，心急如火。當家和尙仁慈，亦無言說。惟頭陀法濟心中，以爲男女混雜，觸穢三寶口裏喃喃走出罵之不休。是覺聞之，叫罵曰：「出家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人避難至此，與汝何干？如再多言，我先將汝逐出，法濟被師責罵，不敢回言，退入自己房中，自飲自酌。到了次日，食得大醉，因師父罵伊多話，都不作聲，悄悄走出山門口，高聲喊曰：「賊從後山來了！還不快走！」耶寺內走賊之人心本是虛的，以爲真是賊至，蜂湧跑出，惟恐遲步嚇得吳進士魂不附體。吳義背了包袱，一家奪門走出，可憐林氏母女二人，鞋弓襪小，本來不出閨房，如此崎嶇，走出如何行得？只得咬着牙根勉強而行。走未里許，後面有數十人叫喊賊來，快跑些！一陣飛跑，沖過將吳進士妻女冲散，但一路鄉村，聞知賊至，俱以爲真，各鄉盡携男帶女逃走。路上不絕飛跑，吳進士喘息不定，坐在路旁，又冲散妻女，俟人將跑盡，望後面靜悄悄不見一人，自想是賊至，豈無旌旗號炮？莫是揚言一搖百動，遂不

走回頭尋討妻子幸喜吳義曾跑走抱着大受先走因路險徑窄亦有相爭先跑者跌落坑下跌死者無數吳義忙送入巖邊歇息望後而似無賊影响知賊未至人先驚走之悞遂回舊路尋討主人恰遇吳進士又去尋主母與小姐且說林安人被一陣飛跑冲散行又不能站又不能只倚樹縫中俟人跑盡方坐於路傍啼哭吳義幸亦尋着惟青娘並無踪跡吳義曰小姐不知走散何處如之奈何先須尋安身之地再尋小姐奴婢有一胞姪在大乘寺出家爲監寺今隔十幾年未知在否請主人同主母公子且到白馬廟暫歇俟奴婢去大乘寺討胞姪依如在寺內不愁我們無安身之所再不至如聖泉寺悞事吳進士應諾曰汝趕緊去卽速回來相商吳義卽將大受放下便跑吳進士携着妻子到白馬廟內坐等再說吳義來到大乘寺靜悄悄無人直至東廊有一小行者出來問曰你是何人來討何人吳義答曰借問一聲寶刹有一清師父在內否行者曰一清師父卽是做當家吳義聽說姪兒做了當家心中大喜曰勞爲通報說九仙山吳義來了行者進去少頃出來了家師請進吳義進內見了一清各談舊事吳義就將主人走賊之事述了一遍一清曰叔父何不早到此別人不曾卽是叔父之人須當保護吳義便問有好所在否一清便帶吳義至內室揭開地板下有木梯同下去曲曲小徑直達山洞有大窖甚極可容得二三十人家私什物俱備乃和尚存私之所吳義大喜出來趕到白馬廟內與主人說了詳細吳進士嘆曰早知有此好處不致失去嬌女隨帶妻子吳義到大乘寺進方丈付了一清香飯與吳義謝送入地窖安身得了穩穩當當所在只是林安人啼哭嬌女好不淒涼吳進士同吳義各處尋討杳無踪跡吳進士無奈不知何處去了只遣空寺矣再說吳青娘被人冲散跑許多路實在不能行了心中想再行到底行何處安身不免尋個所在歇息便將身閃進山縫恰好有一石巖二塊開一谷只容一人側身人坐數尺曲曲山壁中間似是洞門大着胆再寒人內一看別有天地只見亭樹俱全花木參差又有房舍曲曲中多是榴花風來搖動花片亂落勝似桃源青娘玩了一回至洞門口有一片大石似可搖動心想將來掩住洞門甚好可惜力不能舉隨以手推之不意卽動盡力推之將洞口掩閉駭甚以爲無門可出又反推之卽

開如故心中覺悟此乃天然機關救奴性命憑他賊有千兵萬馬亦難進此只是肚中飢了奈何仰頭一望榴花中有實下垂可摘即折下一顆在手覺聞芳香無比即去其皮入口甜如糖蜜青娘大喜以此充飢只恨雙親弟僕冲散何方不知性命如何不能共在此處避難淚涕不止今且漫表且說黃巢在南海未至其賊將先至各帶兵馬幾萬自漳泉興化一路下來擄掠七月十三至閩省分散四方內有一將名郝豹由東路下營先說周啓文在處公庵望父一日過一日猶不至心中十分焦燥欲回去尋少溪不放直望五日不至諒來賊命必休矣又聞賊將臨城急甚欲奔回拚命扯來又怕少溪攔阻心生一計謂少溪曰久聞此山佳勝小姪去遊覽何如少溪曰玩水遊山乃吾儕之樂事如何不可唯此山高險須小心只在近處看石即回來喫午飯啓文答曰領命便出庵悄悄轉過山邊尋舊路回不意被賊遇見拿去設有黃巢手下軍豹帶一枝人馬湖湧而來在郡城東山下安營面溪背山週圍張起帳篷戈戟如林有一小賊兵稟曰奉中統軍令請將軍今日齊到城中會事明日再歸本部傳報進營郝豹吩咐頭目看守營寨使騎一疋烏馬帶幾百健卒向城內去了賊將去後各賊俱分散擄掠財物殺人放火還有看守營寨的草寇亦結隊去搶劫其餘一座大賊營空無一人正是渠魁入郡閭閻慘草寇臨鄉士子危且聽下回分說

第四回 榴花洞佳人救才子 烏石山隱士統賊軍

却說賊將郝豹在東山下寨連營二三里路那中軍帳就搭在吳青娘存身石洞前青娘在洞已二日了哩了幾顆石榴覺脚酸痛入於亭內睡了一日醒起來見滿庭月明如畫獨坐賞玩因思不知賊兵如何悄悄出去探望一番隨推開石門曲曲塞出探頭一望見那帳篷圍繞光明如晝燈月相映看得清楚知賊已至心驚胆寒方欲轉身忽聞那邊樹傍有人叫喚之聲回首見樹上縛有一人離洞甚近心中想必是被賊拿來躊躇見靜悄悄無一賊人遂走近前低聲問曰何人因何縛此那人以青娘爲賊之妃妾答曰被拿要擄取腦漿求娘

娘救命青娘曰賊人何處去了那人曰皆搶劫去了快來救命也回來即來取醋沖酒喫說罷大哭青娘見縛得牢緊解不能開心中着急惟恐賊至瞥見樹下有遺刀一把即持起將繩割斷那人得放下來青娘曰快走快走自己要回身進洞那人將青娘衣襟扯住跪在地下泣曰救人救到底走何處去青娘曰賊人不在怎的走不脫那人答曰賊有幾千將至四方八面皆有何處可走青娘曰思被扯住不放我寡女攜帶孤男同隱一處實屬不便若不帶他人洞依舊被賊所拿如何是好莫若帶他人洞指他別住一處俟賊去後憑他去罷想定主意曰莫高聲今帶汝去那人遂起手仍不放跟隨青娘入洞尋見有一世界上方放下青娘引至亭外曲榭謂之曰此處可以存身俟賊退去須出去青娘說罷便去推開洞門回身進內亭去語矣那人獨倚欄杆不敢動步以青娘為賊之妻妾今又疑其為仙妃若非欄橋便是天台不勝欣幸得生人此福地只在亭邊過了一夜青娘睡至次日午時方醒思昨夜之人不知是何等人雖不與之親近但問之幾句亦無妨碍遂出亭外曲欄邊見其乃白面書生也那人忙迎跪下曰敢問仙姑何號此洞何名乙即賜知以圖報効青娘曰不必如此請起來說奴家非是仙姑今先問汝何處貴姓尊名因何被賊拿住那人曰家住烏石山下姓周名啓文年初十八歲家嚴字太朴先母早逝並無兄弟逃賊至庭公庵因家嚴本至回去尋討途中遇賊被他拿住見小生年輕之咱腦堪沖酒喫賊將未回鄉博於樹待其歸劈取頭將幸遇娘救救沒世不忘此恩言訖青娘訝曰原來是烏石山周隱士之公子聞家父言及稱羨故知之奴家乃九仙山吳進士仲勛之女亦隨父母走賊猝被人衆冲散失路投人此處存躲並不知此洞是何名勝無人看守恐是仙人洞窟至夜出訪賊兵有否至此誰知賊營即紮此洞外方遇公子能解救之帶入同躲可不是過江泥菩薩自身難保還保別人啓文訝曰原來是九仙山吳會伯之千金妄擬作仙妃娘得多得罪但小生得蒙再造還不知家嚴有無見賊吉凶難測矣青娘曰奴家亦愁掛雙親弟僕曾默占一卦幸吉而無凶擾可放心今奴家亦與公卜代占一卦占看令大人吉凶如何啓文曰此處那討有龜殼古錢青娘曰不須此物惟隨意指物便占斷當下啓文遍望無物不